

王國維的學術生涯

● 王培堯

經史文藝無不精通

國學大師、甲骨文專家王國維是我國民初學術界的巨人，治學風格影響近代學術發展既深且遠。他對古籍的研究、詮釋，見解獨到，所留下的著作，迄今仍是治國學的經典之作。除學術而外，他對古典詩詞的研讀也別有體會，所著「人間詞話」一書，僅數千言，但析論精闢，見解獨到。對詩詞之美，有畫龍點睛之功，讀之令人拍案叫絕，顯示王國維感性的一面。以這麼一位思想深沉，觸機有感的知識份子，難怪無法適應紛亂的世局和如麻的國事，而於一九二七年夏天，正值五十一歲的盛年，自沉於北京昆明湖，留給學界一陣錯愕，一團難解的謎。他為什麼自戕？他亦師亦友，交往數十年的密友兼兒女親家羅振玉（王有一女，嫁羅振玉之子）說他「見清室覆亡，自殺殉情」。這是厚誣時賢，作爲一個守舊的保皇派，羅振玉

乃有此說。不過，海內外學界均認爲王國維憂國憂民，徬徨歧路，因看不見國家及個人前途在那裡，心中苦悶而釀成了悲劇。

王國維治學勤奮，肯下苦功，早期他治史學、古文字學，認識羅振玉以後，開始治甲骨文，成就非凡，超越清代甲骨文專家劉鶚（鐵雲）。他曾留學日本，精通英日文，對叔本華及尼采之書涉獵甚深，爲他的現代西方哲學打下良好基礎。在國學方面，他浸淫尚書、禮記、逸周書、爾雅、方言、廣韻、切韻、孔子家語、穆天子傳、世本、唐六典、水經注、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封民見聞錄、湛然居士集、湖山類稿等書廿餘年，很下了一番功夫，所以他的學問是古今中外，融會貫通，而又別有創見，故能在學術界歷久不衰。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縣鹽官鎮人，祖籍爲河南開封，他的遠祖王稟，於北宋時代是抗金的名將，率軍戍守太原府，堅守二百五十天，城破時，身受重傷，仍

不願被擄，攜一子投汾水殉國，諡忠壯公，追封爲安化郡王。後來，宋朝南渡，遺屬隨往，由朝廷賜第，定居於海寧縣的鹽官鎮。當地近代著名的園林「安瀾園」就是當年安化郡王府的花園。宋亡後，家道中落，到了王國維父親王乃譽這一代，僅是個衣食無虞的小康之家，平淡渡日而已。

王乃譽號尊齋，是一位隱於市井的儒生，工詩文、會篆刻，尤善繪畫，治生之餘，以課子爲學。清朝時代的海寧縣稱爲海寧州，鹽官鎮是州治所在地，人文薈萃，英才輩出，出過相當於宰相的大學士陳之遴、陳元龍和陳世倌三人，還有多位尚書、侍郎，所以後來世稱海寧陳家「一家三宰相，六部五尚書」。其中陳世倌還被外界傳說是乾隆皇帝的生身之父，掉包入宮廷，成了有清一代英主。不過，此說缺乏佐證，好事者傳言而已。然而陳家確是讀書世家，科名連連，除上述的名人外，進士、翰林幾乎每次科考都有人上榜，人數多達數十名。由於陳家的影

響，當地人重視讀書，書香四溢，王國維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很自然的走上學術的道路。

甲午戰後傾向維新

王國維七歲啟蒙，習史讀經，經十年苦讀，於十六歲時考中秀才，文采名聞鄉里，與當地學子褚家猷、葉宜春、陳守謙並稱「海寧四才子」，然而沉靜好思的王國維，不同於流俗，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大戰，清軍敗北，變法圖強之議興起，他的父親王乃馨以兩萬餘字的「康梁疏論」給兒子閱讀，王國維讀後，即放棄了帖括八股文，翌年赴杭州應鄉試，未考完他即棄卷出場，從此杜絕科舉，致力於古文、詩詞，並攻讀史記、漢書、三國誌等史書，自稱是「平生讀書之始」。他把三代兩漢的書都讀得滾瓜爛熟，從此奠定他雄厚的國學基礎。後來他寫成「詠史二十首」詩，縱論古今，展露了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及獨到的見解。

甲午戰爭，使青年王國維飽受刺激，愛國熱誠油然而生。此時變法維新之說極為盛行，對東鄰日本跡近崇拜，青年留日「取經」蔚成風尚。王國維卻因家貧無法自費留日，於是他一面當塾師，一面自修「新學」。一八九六年，上海「時務報」創刊，由梁啟超主編，擴大鼓吹維新變法。一八九八年，廿二歲的王國維由海寧到上海，進入「時務報」做替工，代理司書和校對。工作之餘，

進入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數理化、日語和英語。王國維勤奮的學習精神，受到辦學的羅振玉注意，成為兩人訂交之始。

刻苦學習英語日語

在「東文學社」學習，王國維對日語和英語都打下紮實的基礎，他曾自述：「余之學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語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為度。」後來他又自學德語，能閱讀原版社會科學著作。因為通曉幾門外語，他得以遍讀西方的各種學術著作，比較完整地理解世界科學文化的系統，並且從中學到了深邃精密、綜合分析的近代科學方法。

深厚的國學和外文能力，是王國維生平事業的兩大柱石，國學使他掌握了通曉中國古籍的工具，外文使他打開窺探世界學術殿堂的大門。

一九〇一年，王國維東渡日本，進入東京物理學校學習，但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即因病輟學回國。此後，即未在進入任何正規學校，開始「獨力學習時代」，他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先後擔任編輯和教習（師），他把工作和讀書、研究、寫作、翻譯結合起來，勤奮用功，鍥而不舍，終於開闢了一條事業的康莊大道。

王國維是近代自學成功的典範，他除了

秀才資格外，再沒有什麼文憑。起步只是個小報館的代理文書，卑微而不起眼，但是廿年後，他卻是中國當年最高學府「清華國學研究院」（清華大學前身）的導師。辦「時務報」時已名滿天下的梁啟超，當時也只是這所研究院的導師，而且對王國維推崇備至。

哲學文史融會貫通

王國維治學大約可分三個時期：

- (一) 一九〇〇年（廿四歲）至一九〇五年（廿九歲）哲學。
- (二) 一九〇六年（卅歲）至一九一二年（卅六歲）文學（詞、戲曲）。
- (三) 一九一二年（卅六歲）至一九二七年（五十一歲）史學。

第一個時期大約為五年。王國維一面編農學報、教育世界，一面在武昌農學校當日語翻譯；後來又在通州（南通）師範學堂、蘇州師範學堂教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他攻讀甚勤，廣泛涉獵了西方的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和文學名著。在對西方文化有了全面系統的了解以後，他選擇了哲學作研究重點，目的在於解決人生問題。他自稱：「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

廿世紀初，康德哲學風行中國，在當時曾起過反封建作用。嚴復、章太炎、陳獨秀

等都先後受過康德哲學的影響。王國維醉心於康德、叔本華、尼采，結合研究，他寫下了一系列論文。王國維是把德國哲學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蔡元培評論他：「對其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正是這些哲學思想，形成了王國維人生觀的主流。由此出發，他還撰寫了許多文章，論述文學、美學和教育。這時期的治學成果，反映在他一九〇五年自編的「靜庵文集」中，由於熱心宣傳新學，集中頗多離經叛道的言論，清末曾被列為禁書。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紅樓夢評論》。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寫於一九〇四年。首先，他以敏銳的文學眼光，對《紅樓夢》作了高度評價，把紅樓夢與歌德的浮士德並列，推為世界名著「宇宙之大著述」；肯定它的悲劇價值：「悲劇中之悲劇」。當時，國內「紅樓夢」研究還處於索隱派及自傳說派盛行的時期。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批判了這種支離零星的研究方法，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對《紅樓夢》作了系統的、全面的論述。這對後來的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紅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很多學者認為：「紅樓夢評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王國維的立腳點則完全是叔本華哲學，認為「人生充滿矛盾，欲望永遠不能滿足，所以人生永遠是痛苦的」；而「解脫之道，存於去世」，即出家當和尚。今天看來，這

些悲觀厭世的觀點，雖然不應推崇，但在本世紀初，卻曾對衝破舊文化枷鎖起了不少啓蒙作用。

今「紅學」已發展成一門世界性學問。七、八十年前的王國維的這篇《評論》，至今尚有人在認真研究。一九八〇年六月，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有幾位國際學者還提出了有關王國維「評論」的研究論文。

王國維在治學的第二個時期，又從哲學轉到了文學，為期大約為六年。這是他治學途徑的第一次轉變，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而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惱也。」煩惱的結果，王國維決意由哲學而移於文學。這是他卅歲那年「三十而立」，他開始從事於古典詩詞和戲曲的研究。這一年，他隨羅振玉北上，在清政府的學部（教育部）圖書館任編譯。這工作對他的學術研究相當有利。

人間詞話經典之作

在這個時期，他寫了兩本書，一九〇八年的「人間詞話」和一九一二年元的宋元戲曲考（史）。「人間詞話」是討論古人所寫的詞，以境界（意境）為中心，探討文藝理論和創作技巧，提出了許多精闢的創見，重點在於一個「真」字，文章一開始，王國維就

指出：「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通觀全篇，「真」字貫通全書。他的論點，如「隔與不隔」，就是指「真切不真切」；「情與境渾」，即情景交融，真情與真境結合在一起；「造境」為「有我之境、意多於境」、「寫境」、「無我之境、境多於意」，說的還是個真情真境問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要求文藝作品要達到情景交融，藝術形象鮮明、具體、逼真、傳神，語言自然、本色，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典詩詞豐富創作經驗的總結和概括，是對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以後發展起來的歷代詩（詞）話的總結。

「人間詞話」繼承了中國古典文藝批評的優良傳統，又吸取了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理論的長處。用今天的話來說，「人間詞話」基本符合於對待中國文化遺產和西方文化的兩條原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正是「人間詞話」獲得普遍好評，影響歷久不衰的原因。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在文藝理論方面的代表作。全文寥寥四千餘字，卻精粹雋永，字字珠璣，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它對中國文藝界起了頗大影響，其中論做學問、做事業的「三境界說」，尤其膾炙人口。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

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首舊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這一番對人生況味的比喻，說得非常妥貼。美國學者阿黛爾·基特，曾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研讀此書，最後譯成英文，於一九七七年在美國出版。

《宋元戲曲史》是中國第一部系統整理古代戲曲的著作。在此以前，來自民間的戲曲，一直被輕視，毫無地位。正史不列，《四庫全書》不收。

王國維把戲曲提高到應有的價值。他在《宋元戲曲史》的序言中寫道：「凡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這些，在今天已成為一般的文學常識，而在一九一二年，卻是開天闢地、與眾不同的論調。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敢於創新的膽識和慧眼獨具的才華。

《宋元戲曲史》是王國維長期辛勤研究的成果。他花了五、六年時間，從大量的史料中探討、鉤沉，終於理清了中國戲曲從上古巫覡的歌舞事神開始，一直到元雜劇大放異彩的漫長歷史發展過程。這部劃時代的作品受到國內外重視。

郭沫若評價說：「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上的雙璧。」

甲骨文研究成就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受羅振玉的影響流寓日本。在完成「宋元戲曲史」之後，他的治學途徑發生了重大的轉折，由文學又轉移到史學。這個轉變，可說是他學術生涯的第三階段，為期大約十五年，成就最多，超越前人，這就是他對甲骨文的研究。這時，在中原地帶，出土了大批古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漢晉木簡和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及唐人手寫殘稿的出現，驚動了世界，也引起強權的覬覦和掠奪。王國維在他所著「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最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指稱：「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這些「自古未有」的大發現，提供了王國維新的研究素材，然而在十多年的研究中，他始終無法解決思想上的苦悶與徬徨。「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深感自己既當不成哲學家，也當不成詩人，而最適合於他的才能和性格的，卻是考證和治史。

王國維在客居日本的四年期間，孜孜不倦地從事中國古代史料的考證工作，研究古器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特別致力於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和唐人寫本的考釋，為深入鑽研新學問做紮紮實實的準備。一九一六年回國後，他在上海講學並編輯學術雜誌

，後來又為藏書家蔣汝藻編「密韻樓」書目，並與另一位藏書六十萬冊的「嘉業堂」主人劉翰怡往來。這兩者又使他得以博覽群書，見到許多孤本、善本，熟悉古籍而又融會貫通。清初乾嘉學派興起，治學作風樸實，王國維受到乾嘉學派實事求是，無微不信優良作風的影響，運用西方綜合分析的科學方法來做學問，他首先以研究古文字學為中心，突破識字，一個字一個字地掌握甲骨文、金文。在能通讀了解內容以後，他立即用於治史，使甲骨文、金文成為確鑿可靠的史料，與歷史文獻參證。

王國維把歷史文獻與出土資料密切參證的治史方法，即「二重證據法」，深受國內外學術界的推崇。一九一七年，他寫出研究甲骨文的最初著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不久，又在此基礎上寫出《殷周制度論》、《古史新證》，這些著作為史學打開了嶄新的局面。他的史學研究論文，後來由他親自選編成「觀堂集林」廿卷，為「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等門世界性的新學問奠定了基礎。梁啟超稱《觀堂集林》幾乎篇篇皆有發明。魯迅讀了「觀堂集林」中研究漢晉木簡的《流沙墜簡》單行本後，評價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自己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王國維治學謹嚴，敢於突破前人定論，推

翻權威學說。他的「殷先公先王考」既證實了《史記》殷世系的可靠，也糾正了其中的錯誤：《史記·殷本紀》：「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甲骨卜辭：上甲（即微）——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

古代祭祀祖先非常隆重，排列認真，刻在甲骨上的卜辭是祭祀的現場記錄。對比之下，顯然是《史記》把報丁排錯了。司馬遷當年因資料不足造成的錯誤，卻由兩千年後的王國維用出土的原始資料加以糾正了。王國維改正「說文」中的錯誤又是個典型例子：「說文解字」為東漢許慎所作，是我國文字學的經典，近兩千年來一直被奉為權威。王國維卻根據對出土器物的考證，訂正了「說文」中不少條目。例如《說文》篇中就證明「盃」是調酒器，不是「說文」中解釋的調味器。王國維此種實事求是、敢於觸動權威的科學態度是十分可貴的。

浙江通誌手稿猶存

一九二三年，王國維應清廢帝溥儀之召，到北京紫禁城任「南書房行走」，這是他生命史上較不光彩的一頁。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驅逐出宮，不久，由羅振玉策劃，逃往天津居住。當時王國維已有所警覺，不願再做「侍從」，改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講授經史、小學，近代著名學者都受過他的教誨。王國維的事業成就，大多在上海、

北京及日本三地完成，但他在自己的家鄉浙江也留下一些事跡。一九一九年，他參加續修「浙江通誌」，和張孟劬共同擔任「寓賢」、「掌故」、「雜記」、「仙釋」、「封爵」五大部分的撰述，在他自沉之前，已經完稿交出。不過，後來，這本「浙江通誌」因故沒有付印。他的手稿迄今仍存在浙江圖書館。杭州西泠印社社長吳昌碩曾作《西泠印社圖》，王國維特題詩兩首，吳昌碩也為他的《觀堂集林》題簽。在他的故鄉海寧，王國維年輕時曾籌劃興辦師範學堂，曾向當時的海寧知州李圭多次提出，後來又起草了章程，呈給杭州太守林迪臣（當時海寧州屬杭州府），可惜不久李圭調走，林迪臣病逝，這件事就沒有下文。王國維在上海編「教育世界」，家鄉人幾次商請他當校董，為家鄉辦學，雖因事未果，他還是經常給出些主意。他每次回鄉，都有人來請他作序題跋，他無不應命。這些序跋中較重要的有：為查慎行後人作的「敬業堂文集序」，為蔣氏後人作的「跋元刻伯生詩續編」等。一次，著名藏書家硃石「衍芬草堂」蔣氏後人給他看《漱山檢書圖》，他和梁啟超一起為該圖題詩，以作紀念。後來當地又發現王國維《祝沈曾植七十壽辰》的短簡一則、「花溪志補遺序」一篇，都是散佚之作。前者已刊載《王國維全集》的《書信集》裡。王國維雖然久客他鄉，但家鄉風物時縈心頭。他的詩詞中，有咏錢江潮二首，咏蠶一首，「嘉興道

中」、「秀州」、「宿硤石」、「過石門」各一首。《昔游》中有一首專門抒寫江南風物，情景交融，躍然紙上。王國維受他父親的薰陶，善書法，並能繪畫。書法常以贈人，尤以扇面為多。畫則大都掛在家中以自娛。據他的孫子王同慶回憶，當年他父親在南京工作，家中掛有一幅乃祖畫的山水。

羅振玉影響生與死

王國維畢生和羅振玉關係密切，受羅振玉的影響最大，羅振玉發現他的才華，長期資助，培植他做自己的助手。羅振玉辦「農學報」、「教育世界」，由王國維主編。一九〇〇年，羅任武昌農校監督（校長），聘王國維任翻譯。一九〇二年，羅任南洋公學虹口分校校長，王當執事，又推荐他到通州師範任教。第二年，羅辦蘇州師範，邀王到蘇州任教。一九〇六年，羅振玉調清廷學部（教育部）任職，王隨同到北京，接著也進了學部。民國肇建後，羅振玉流亡日本，王國維全家隨往。在東京，兩人成了學術上的搭檔，一起研究甲骨文，漢晉木簡和齊魯封泥等文物。羅擁有私人「大雲書庫」，皮藏圖書甚多，提供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便，王國維也協助羅振玉完成《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一九一六年，王國維回國，王、羅兩人仍通信頻繁，僅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兩年間，王國維給羅振玉的信即達一日另一封，不過，大多是討論學術，因而王國維曾說：

「兩人書中雖有他事，而言學者居其半，中國恐無第三人。」

王國維在思想上的倒退，落後和保守，受羅振玉的影響既深且鉅，辛亥革命後，十足保皇的羅振玉力勸王國維盡棄新學，專攻經史，把他推向故紙堆中。羅振玉一心復辟，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想盡辦法把王國維套牢在滿清遺老圈內，介紹王國維認識清室成員允升，由允升推荐任「南書房行走」，為羅振玉刺探宮廷內情，導致王國維新舊思想的衝突。由日本回國後，王國維雖在形體上擺脫了羅振玉，但思想上仍受其羈絆，新舊思想的矛盾衝突，終於導致王國維的投水自沉，留下學術界無可彌補的悲劇。

吳宓蕭公權悼念詩

王國維逝世，震撼士林，民初大詩人吳宓讀王國維臨歿書扇詩，感傷其身世所撰落花詩，傳誦一時，唱和者眾，其中以名教授蕭公權所作秋興八首最受重視，謹錄其自勉自慰之七律一首以結束本文。並附錄落花詩八首及吳宓輓聯蕭公權輓詩以供讀者覽觀。

西山暮色已蒼茫，何處白雲是帝鄉，紅葉未須怨塵土，黃花只合戰風霜，芸芸萬物生中死，擾擾一生靜裡忙，莫笑秋心蕭索甚，春城對酒也能狂。

附：吳宓落花詩八首

序曰：古今人所為落花詩，蓋皆感傷身世，其所懷抱之理想，愛好之事物，以時衰

俗變，悉為潮流捲蕩以去，不可復覩。乃假春殘花落，致其依戀之情，近讀王靜安先生臨歿書扇詩由是興感，遂以成詠亦自道其志而已。

(一) 花落人間晚歲詩，如何少壯有悲思，江流世變心難轉，衣染塵香素易縹，婉婉真情惜獨抱，綿綿至道繫微絲，早知生滅無常態，怨綠啼紅枉費辭。此首總起言世變俗易，我所愛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甘為時代之落伍者也。

(二) 色相莊嚴上界來，千年靈氣孕凡胎，含苞未向春前放，離瓣還從雨後開，根性豈無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濁塵過九垓。此首言我之懷抱未容施展，然當強勉奮鬥，不計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

(三) 無上蓬萊好寄身，雲霞歲歲望長春，桑成忽值山河改，葵向難禁日月淪，鐵騎橫馳圖作徑，饑黎轉死桂為薪，飄茵墮溷尋常事，痛惜靈光委逝塵。此言我生之時，中國由衰亂而瀕死亡。

(四) 曾到瑤池侍宴遊，千年聖果付靈修，故家非是無長物，仙國從來多勝流，苦鍊金丹經九轉，偶憑鳳翥照深幽，同仁普渡成虛話，瘡口何堪眾楚咻。此言我至美洲學於白璧德師，比較中西文明，悟徹道德之原理，欲救國救世，而新說偽學流行莫我聽也。

(五) 枝頭穠艷最天然，造物何心巧似顛，典則斧柯隨手假，情思神理賦形妍。遙期萬

古芳菲在，莫並今朝粉黛鮮，綠葉成陰空結子，春歸卻悔讓人先。此言吾有志於文學創造及著述之業，恐終至奄忽而無成也。

(六) 一夜罡風變古今，千紅萬紫墮園林，每緣失意成知己，不計纏綿損道心，鴉血啼乾人共笑，蠶絲縛定恨偏深，漫疑輕薄傷春意，白日韶光世已沈。時衰俗變，不重學德無復感情，故朋友中之賢者多不得志，而某女士之身世亦可傷也。

(七) 本根離去使天涯，隨分飄零感歲華，歷劫何人求淨樂，寰中無地覓煙霞，生前已斷驚鶯夢，天上今停河漢槎，渺渺香魂安所止，拼將玉骨委黃沙。宗教信仰已失，無復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僅中國。

(八) 浪蝶游蜂自在狂，春光羨汝為情忙，未容洩忍污真色，恥放風流鬥艷妝，千曲琴心隨逝水，三生孽債供迴腸，歌成不為時人聽，望裡白雲是帝鄉。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領百事，文明世運均操其手。

六月二日作落花詩成復賦此律時為王靜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週年之期也。按王靜安先生（國維）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即陰曆丁卯年五月三日自沉，予聞耗，即恭撰輓聯云：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沈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

心事落花寄，誰能識此情，非關思綺靡，終是意悽清，歎鳳嗟尼父，投湘弔屈平，滔滔流世運，淒斷杜鵑聲。



王培堯：「王國維的學術生涯」插圖（文見 60 頁）

- ① 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前的遺照。
- ② 王國維自殺前留影。
- ③ 王國維自沉的地方——北平西郊頤和園的昆明湖。

